

午夜咖啡书系

书系主编 / 蒋振东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628
XLX

有时也跳舞

西岭雪 / 著

4.1.623



午夜咖啡书系

系主编 / 蒋振东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44.628

XLX

有时也跳舞

西岭雪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时也跳舞/西岭雪著. - 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
2000.11

(午夜咖啡书系/蒋振东主编)

ISBN 7-80146-477-X

I. 有… II. 西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5537 号

丛 书 名: 午夜咖啡书系

书 名: 有时也跳舞

主 编: 蒋振东

著 者: 西岭雪

责任编辑: 林晓靖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话: 66051698 电传: 66051713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厂: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7.75

字 数: 152 千字

版 次: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8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146-477-X/1·27

定 价: 12.00 元

(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9 小时的爱情→→ 1

茶戒→→ 14

一个舞女的爱情→→ 22

翻跃雪峰是我的爱→→ 30

风尘→→ 41

故事的真相→→ 51

世纪末的爱情童话→→ 60

将红娘进行到底→→ 71

欢迎你回家→→ 78

火蛾→→ 89

交心→→ 98

开到荼靡→→ 108

离婚→→ 115

猫妻→→ 123

玫瑰的故事→→ 129

你在我心中定了位→→ 145

偶然→→ 155

青衣→→ 162

求婚→→ 168

求爱愚人节→→ 175

有 时 也 跳 舞

有 时 也 跳

舞

忘情→→182

我不愿再做你的下午茶→→190

我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了→→199

舞会即将开始→→205

当时太年轻→→216

心囚→→225

信自己→→231

虞姬不再→→236

正式演出→→242

午
夜
咖
啡
书
系

午
夜
咖
啡
书
系

午
夜
咖
啡
书
系

午
夜
咖
啡
书
系

午
夜
咖
啡
书
系

午
夜
咖
啡
书
系

午
夜
咖
啡
书
系

午
夜
咖
啡
书
系

9 小时的爱情

我约狄可馨在湖滨路青藤茶馆见面，时间是上午十点。

想象中，所有的第三者都应该穿低胸露背晚装，蹬高跟鞋，留长指甲，而且精心地涂着腥红寇丹。不，也许我老土了，听说现今蛊惑女钟爱的是黑色甲油。

十点差五分，狄可馨到了，我有些惊讶，因为早已做好久候的准备。很多女孩认为让男人等是她们的特权，但是这一位似乎例外，而更加意外的，是她的装束：白色大灯笼袖麻纱衬衫，浅蓝的 LEE 牛仔裤，双肩式黑色软皮背包，球鞋，长长的头发用一个简单的发环在脑后束成马尾，整个人就像西湖上的风，要多么清爽便有多么清爽。

但是我再一注目，不由暗吸一口气——不要小瞧了这身状似随意的打扮，其实用心良苦——那只背包是真皮卡蒂亚，鞋的牌子看不出，感谢主不是耐克，这女孩没那么张扬，可是那件白衬衫，老天，是三宅一生！

这身行头，怕要两三万才拿得下来，她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套在身上，好像要去参加学校露营。

我心中有数，难怪何真急于甩掉她，我有这样一个大手笔的女朋友，我也吃不消。但是老何一个月不过半万收入，拿什么来供养如此风流洒脱的一个尤物呢？

狄可馨对着我嫣然一笑，眼光里充满揶揄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这样瞠目结舌地瞪着一个陌生女子细看，像不像色情狂？我自嘲：“你的样子像中学生，我在想，带你出来喝茶会否令人怀疑我轻薄无知少女。”

“你是夸我还是骂我黄熟梅子卖青？”女郎嘻笑，口气越发揶揄，“有规定说 27 岁的女人不可以穿球鞋、仔裤吗？”

“27 岁？”我小声惊呼，良心做证，绝不全是造作，“你的样子看起来顶多 17 岁。喂，拿身份证出来看看。”

她笑嘻嘻，递我一张名片，制作精美，中英两种文字，写着“round dancing（圆舞）”杂志总编。

总编？我吃惊，再没见识我也知道，现在做网络杂志的都是打工皇帝，普通编辑的收入也可以抵过我一个月推销提成。总编！难怪她可以穿三宅一生，背卡蒂亚！

我在心中默念何真给我的贴士：狄可馨，职业女性，闽南人，独居杭州，在上海一家网络杂志工作，未婚。完了。

现在我知道，何真存心平淡，不愿承认婚外女友的不凡。我在心里暗暗跟老何发狠：现在暂时让你轻松快活，等你蜜月回来要你看！

可馨抿一抿头发，还是笑笑的，声音却已经柔和许多：“何真常同我提起你，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我不该这样笑你的，对不住啊！”

我硬着头皮重新换过话题：“你喜欢喝茶还是喝咖啡？搞文的是不是多半能喝酒？”

“什么？何真说我有事？”我大惊，几乎没急出一头汗来，一口茶堵在喉咙口，噎得不断干咳。真是，喝水也能噎着，说的就是这意思吧？我在心中大骂何真，撒这样弥天大谎也不提前与我通通气儿。

003

是找不到机会。你们不知道她那个性，被社会宠坏了的女强人，她要是知道我结婚，非大闹礼堂不可，她会觉得在婚礼上当众拉着我跑开是一种浪漫，都是港台肥皂剧害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是真怕她，这分手的事儿我会跟她说，但是要等我结了婚，旅了行，生米做成熟饭以后回来再跟她慢慢说。到那时她闹也没用，就不会闹了。”

怎么办？没说的，谁叫我是何真从穿开裆裤一直玩到大的铁哥们儿呢，所以明知这事儿棘手，也只得一力挑了。我本来还想着，何真只是推托没时间，让我带姓狄的到处转转玩玩，大不了被她宰两刀请她吃回西餐买件连衣裙什么的。可是看了她那一身行头，嘿，我吓得舌头都不敢伸直，我陪她逛街，我倾家荡产了也陪（赔）不起！

大概老何也想到这一点了，所以只是跟狄可馨说我有事求她，可是我一个做手机推销的，同她一个敲键盘的，八杆子打不着的两种人，我有什么事要求她的呢？

我干咳了半天，倒硬是给咳出一点急智来：

“咳，这个，咳咳，我是想问问你，咳，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打广告，推销手机？”

说起推销我终于有词儿了，于是滔滔不绝地策划起来，明知不可能，不过反正没抱希望，不过是为了说话而说话，而说空话大话废话是推销人的基本素质，这个我拿手。我不懂装懂，胡说八道：“你们可以在杂志封面上打一条闪烁广告，或者同我们合办栏目，再或者让你们小说主人公都用我们公司出品的

手机。但是怎么才能让他们都通过我来购买呢？对了，不如你们再打上专业顾问字样，就打我的手机号。还有……”

“这些都说好，但是费用怎么算呢？”可馨耐心地听我说完，然后抛出一个炸弹性问题。

我立刻哑壳了：“还要费用啊。我就是想找你打免费广告啊，要不怎么说求你呢？”反正是没话找话，我厚着脸皮契而不舍地自说自话，“要不这样，我们先打广告后结算，你每帮我推销出一部手机我给你提成5%……”

这样子，又罗嗦了近一个小时，看得出可馨已经有些疲倦，但她仍好风度地耐心倾听着，然后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回去和同事商量一下，看看可不可以合办个活动什么的。但是我的个人主页上可以帮你打广告，没有问题。”

她说着看了一眼手表，我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儿，赶紧说：“是这样啊，那太感谢你了。不如我请你吃顿饭谢谢你吧！”

可馨笑了：“你不是已经请我喝过茶了吗？再说，你是何真的朋友，我帮你一点儿忙也是应该的，说什么谢不谢的呢？”

“但是，但是……”我的汗又快冒出来了，不管是不是牵强，随手抓了个理由，“但是你说你喜欢喝茶，可是你好像没怎么喝，是不是觉得这里不够好，要不我们再换一家茶馆？”

“那倒没必要。”可馨讶异地看了我一眼，“既然如此，那么再让你请我喝杯功夫茶吧。”

“好啊好啊！”我几乎欢喜雀跃，立刻叫来小姐，“你们这里最贵最好的功夫茶是什么？”

可馨又忍不住笑，“喝茶是讲口味，不一定要贵才好。就祈门红茶好了。”

小姐不一会儿端了全套茶具进来，问：“要不要茶艺表演？”

可馨温言要求：“不必，但是把这些茶具全留在这里好吗？我自己来表演茶艺。”

“你懂茶道？”我惊讶。

可馨骄傲地一扬头：“我是福建人，喝茶品茶至少已有 20 年历史，我的茶艺比许多茶秀服务员还专业呢！”

她拉开架式，当真有板有眼地操练起来。指点着茶具——告诉我这叫茶船，这叫茶盏，这叫茶则，这叫……我快语接口：“这个我知道，这是茶杯。”

可馨笑：“茶杯和茶杯也不同呢。这个是公道杯，这个是闻香杯，这个，才是用来品茶的茶杯。”

我嘀咕：“这样多讲究。”心内着实受教，拿起闻香杯翻来覆去地看，又放到鼻边狂嗅。可馨更加乐不可支，轻轻斥我：“还没斟茶，当然闻不到香味。你让我慢慢来好不好？”

茶馆服务员被惊动了，也都挤进来看可馨表演。可馨得意，动作越发优雅，她先将茶壶茶杯一一置于托盘内，将沸水缓缓浇过，一边解说这叫“温壶烫盏”，免得沸水直接冲入冷壶再斟入冷杯，使热度降低，茶味不易发散。然后放进茶叶，重新注水，只见她高举茶壶，让茶汤成线流下，一一斟入杯中，叮咚

我连连搓手，只觉兴奋不已，仿佛被她呵骂也是一种享受。只听可馨命令：“你现在再闻闻那杯子，双手来回搓动，让掌温催动茶香，这叫闻香品茗。”

可馨说：“玫瑰香是祁门红茶特有香味，又称祁门香。祁门红茶的妙处不仅在品，还在嗅，在看，它汤色红亮，香味馥郁，醇而不淡，浓而不苦，真正色、香、味俱全。”

可馨重新把杯子放回茶船内，手执茶壶，来回游动，边演边说：“游山玩水、关公巡城、韩信点兵、春风拂面。”她将茶壶底在托盘沿上轻轻拂过，滤掉汁水淋漓，动作轻柔随意，恰如春风拂面，润物无声。然后她将杯子夹至我面前，以茶水连点三下，说：“这叫凤凰三点头，招呼贵宾的，表示三叩首。”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，挥洒自如。

服务员们一齐鼓起掌来，老板娘也特意进来寒暄几句，并送了可馨一张贵宾卡。

人们散后，我笑着说：“你说凤凰三点头招呼贵宾，其实在老板娘眼中，你才是贵宾，我不过是只蠢驴罢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笑：“《红楼梦》里妙玉笑不懂喝茶的人，说一杯为品，二杯便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饮驴。我只怕也和蠢驴差不多。”

“你也喜欢看《红楼梦》？”可馨惊喜。

“是啊，”，我总算为自己找回一点面子，“我还知道妙玉冲茶是用梅花上的雪水呢。”

感谢曹雪芹，说起《红楼梦》，真是可以说上一整天不觉厌烦的。

时间忽然就变得飞快了，一转眼已是黄昏，我们两个，喝祈门谈红楼，竟对坐掉了整个下午。

可馨娇慵地伸一伸懒腰：“茶水喝饱了，梦话也说完了，我们再也不走，老板娘一定觉得是两个打秋风的饿死鬼投胎，没完没了地消灭人家茶点。下面可还有什么节目呢？”

我狂喜，哦她并不急着同我分开，那太好了。我赶紧说：“我请你吃饭去！”

可馨又笑了：“吃了一下午核桃杏仁，这会儿还吃得动啊？要不，你陪我划船去吧。天天走在西湖边上，正经游湖倒是两三年没有过的。”

“好啊好啊！”除了说好，我还能怎样，于是快手快脚结了帐，陪可馨一路散步到租艇处。

我们要了一只自划船，说好是租用两小时，然后我便扶着可馨上了船——幸亏她穿的是球鞋，一眨眼

如果我有这样一位爱人，每天陪着我煮煮茶，聊聊天，划划船，啊，那日子该有多么惬意。

我一愣，所有旖旎思想瞬间飞散。是哦，她是我哥们的女朋友哦，我怎么可以有非份之想呢？不过，现在他们已经分手了，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罢了，而我的任务，正是要让她明白这一点。我看了眼表，5点钟了，还有两小时，再过两小时何真上了船，我就应该同她明白摊牌了。但是，让我怎么说呢？这样子相处一天，我在内心深处已经当她是一位老朋友，我怎么忍心亲手把刀子捅进她的心？

是的，何真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都是太可爱了一点，他总是那么容易地爱上女孩子又被女孩

子爱上，可是毕竟他可以娶的只有一个，于是就有了狄可馨的悲剧，就有了我今天的苦恼。我挖空心思，继续发掘何真的陈谷子烂芝麻：“11岁那年，我们升初中，有个女孩找何真哭诉，说一个外校男生天天在放学路上堵她。何真自告奋勇要送女孩回家，结果被人家暴打。第二天，他拉着我一起送那女孩，合力把那男生打了一顿；第三天，那男生叫了更多的人来……就这样，我们的架一口气打了近一个月，最后发展成五六十人的混战。后来何真和我被学校记了大过，让在操场上罚站，那个女孩哭着对他说‘对不起’，何真还是咬着牙说，‘他要是敢找你，我还打他。’但是那小子再也没有来过。何真就是这样，喜欢强出头，喜欢充英雄……”

我叹息，何真一向喜欢娇弱的女孩子，他现在的妻子也正是一只依人小鸟。我看看可馨，清爽，独立，落落大方，没有男人会不喜欢这样的女友，但她却不是何真心目中的妻子人选。让何真看着女友自己掏腰包购衣对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，但他却没能负担得了她的高雅脱俗。在这一刻我决定原谅何真，我是何真，我也会爱上可馨，只是，我不会像他，始乱终弃，我一定会娶可馨为妻。事实上，我从小到大都渴望拥有这样的一位妻子，可与我携手并进，纵横四海。可是，她是别人的女友，纵使他已经另娶，可是她的心中还是只有他。

我再一次叹息。忽听可馨也轻轻叹一口气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谢我？谢我什么？”

可馨看着我，眼里充满温柔哀伤：“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让我知道许多他的事。我认识他这么久，其实一直不是很了解他。”

“他……你以后会慢慢了解的。”我昧着良心说。没有人忍心在这样温柔的眼睛前说其实他已经不再爱你。

但是可馨忽然问我：“告诉我，他的新娘什么样？”

“什么？”这句问话于我不啻石破天惊，我目瞪口呆地盯着她看，一时不知所措。我想不出自己什么地方露了马脚，难道我的演技这样糟糕，竟到底坏了何真的大事？

“不要骗我了。”可馨再次幽幽长叹，“其实，我早就知道今天是何真的婚期。你看看表，已经6点多了，这时候我就算赶到码头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，你不用再瞒我，告诉我，那是个什么样的女孩？”

“可是，你还何必问呢？”

“我总得知道，自己败在什么人的手里。”可馨的眼睛蒙上一层雾，但她努力地眨了眨眼睛，使那雾气消散。

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子，我忽然明白过来她今天为何会那样忽喜忽嗔，只为，她的心里一直不平静。原来，今天不是我在陪她，而是她在陪我。可是，她为什么一直没有说破呢？

“昨天何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猜到

了。我托了一个相熟的朋友，把他今天的计划都打听
得清清楚楚。”可馨低下头，两滴露珠在眼中转啊转
啊，就是不肯落下来。“我想了一夜，我自己也不知
道自己会怎么做。于是我决定来赴你的约会，想听你
说些什么。谢谢你陪我这一整天，不然，我真的不知
道自己会做些什么。”

我彻底傻了，只有听她诉说的份儿。原来，原来她这一天的挥洒自如都是强做出来的，好一个自尊自重的女子！我再一次在心中感慨，何真何其幸福，何真何其盲目！

可馨转向我，月亮刚刚升起，有月光在她脸上流动，无限哀伤，然而凄美至极。她问我：“新娘，什么样子？”

我心痛，决定实话实说：“用通常人的眼光来说，她长得很好看，性格也温柔。但是我觉得也不怎么样，不化妆，走在人群中谁也认不出她；化了妆，所有的美女都是那个样子。”

可馨微笑：“你偏袒我，所以那样说。”

是的，她在笑，可是眼泪在这个时候却终于流落下来，天啊，那种样子，美得令我失魂落魄。我发誓自己也不是没见过美女，但没有一个人，可以美得这样有灵魂。我忽然，也很想同她一起哭。

是的，她笑，我也会一起笑；她哭，我也想一起哭；她喜欢喝茶，我便也觉得茶是饮中极品。她对我，便是有这样的影响力。这一刻，我绝望地承认，我已爱上她！

我不知道何真到底认识她有多久，但是，这一天